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答問卷四
五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葛嬴三

通鑑荅問卷四

宋　王應麟　撰

漢景帝

周仁為郎中令張歐為廷尉鼂錯為内史

或問錯仁歐三人皆東宫舊僚景帝初政毋乃官及私昵乎曰賈生論輔翼太子惓惓於端士正人其言趙高之傅胡亥至深至切文帝以規為瑱罔聞于行景帝在

東宫其家令則學申商之鼂錯也其舍人則以醫見之周仁也張敺以功臣子侍太子亦治刑名者也文帝寛仁清静而法家之異端醫術之末技乃得與於輔翼之選亦異乎求哲人以輔後嗣矣景帝天資刻薄錯又以刻薄佐之逐激七國之變嘗觀擊七國之詔曰深入多殺為功可見帝之心術豈非錯以陗刻得幸習與性成歟錯之戮也廷尉敺劾奏父母妻子同産無少長皆論如法錯雖以削地起戎不至於叄夷之誅敺之折獄果

於殺如此猶得以長者名史稱其為吏未嘗言按人非
虛美歟錯毆皆刑名之學進為公卿資適逢世如火益
熱斷忠厚之脈者二人也帝以舊僚私之不得不追咎
文帝貽謀之失周仁為九卿入卧内雖於人無所毀不
過佞幸之臣何足算也班固以文景擬成康昔者成王
之教康王師傅則名公畢公也游習則呂伋王孫牟燮
父禽父熊繹也其有錯仁毆之流乎文帝能從賈生之
言崇愷悌去慘刻嚮詩書黜方技則成康之治豈其遠

而

梁孝王入則同輦出則同車

或問兄弟天倫也景帝於梁王始親終疎何其異歟曰天叙有典君臣有義長幼有序聖人制禮為子有適庶之辨為臣有尊卑之分恩與禮並行而不相悖常棣之雅所為作也春秋書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僖公私其同母寵愛異於他弟施及其子猶與適等聖人書弟以示貶又書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鍼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

寵愛而不差以禮是禍之也始於厚而非禮終於薄而失恩則角弓葛藟之刺興矣景帝於梁王寵愛之過亦齊年秦鍼之比本大末小是以能固而王四十餘城富如布帛之有幅為之制度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車服之等以命為節而乘輿駟馬迎於闕下堂陛之嚴别嫌明微而入則同輦出則同車傳位之言甚於翦桐之戲刺盎之謀幾於叔段之惡納於邪而僭生縱其驕而隙成獄辭之焚斧質之謝吁其晚矣

仁人明乎天理篤友恭之義絶偏係之私宜兄宜弟可以教國人此帝王正人倫之法也景帝何足以知之

七國反

或問太史公曰孝景不復憂異姓而鼂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縱而西鄉以諸侯太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自昔論七國者未有若太史公之簡而明也然則謂諸侯太盛何歟曰易始乾坤次以屯曰利建侯

其彖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言天下未定名分未
明宜建侯以治之而未可遽謂安寧也古者列爵惟五
分土惟三大國止於百里周公之子封魯曰公車千乘
公徒三萬此百里之賦明堂位謂封七百里非也漢懲
秦孤立封王子弟大啓九國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
百官同制京師雖有牙犬磐石之固亦有指大如股之
憂此諸侯太盛疆土踰制自高帝失之或曰謂鼂錯為
之不以漸何歟曰賈生謂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

而少其力割地定制使其子孫以次受之一寸之地天子無所利焉此策若行諸侯不削而自弱鼂錯不深思熟慮驟削其地諸侯園視而起未能銷天下之患適以激天下之變吳濞包藏逆謀久矣未有名以舉事也一旦削楚趙膠西三國吳亦將見削於是託誅錯之名起西鄙之師夫諸侯尾大輔車相依豈無經遠之謀遽為欲速之計此錯所以誤國而滅身也儻能紓徐歲月相時而動用賈生衆建之策上不失睦族之義下亦無少

恩之怨為之有漸何名以與天子抗衡哉賈生之言不行於文帝之時主父偃因以説武帝下推恩之令而侯國自析故轉安為危者錯也轉危為安者偃也謀國其可輕銳乎然而諸侯之弱漢之利也亦漢之憂也支葉凋零本根不芘權歸于外戚祚移于賊莽以同姓之勢微也噫周不懲管蔡而晉衛之屏翰益隆漢因懲七國而骨肉之疎遠益甚觀中山之對誦劉向之書此詩所謂無獨斯畏者歟

上欲廢栗太子周亞夫固争不得

或曰太子榮之廢周亞夫為太尉時也其知大臣之職業歟曰三公職無不統況儲貳之重乎皇父卿士與褒姒比而太子宜咎廢里克與驪姬比而太子申生斃向戍與寺人伊戾比而太子痤死大臣逢君之惡罪莫大焉漢高帝欲廢太子諫者張良叔孫通而蕭相國黙無一言於是失職矣條侯本兵柄而力争東宫之廢言雖不用其後以是免相夫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禜以

無罪黜條侯固爭之善矣榮下吏而死條侯不能諫又三年而後謝病不亦晚乎不彊諫以全太子不早退以全其身君子不無遺憾也景帝徇人欲而滅天理刑名深刻之習自后太子至條侯皆不得免彝倫汨亂焉得為賢君哉輔相得人則父子相保唐玄宗有張九齡德宗有李泌是也輔相非人則天性為讎隋之楊素唐之李林甫是也吁條侯雖失不可則止之義亦異乎患失苟容者矣

郅都甯成為中尉

或曰太史公酷吏傳謂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屬高后之侯封不足論孝景酷吏自錯始而郅甯次之文帝時無有也吏之寛猛其視上之好惡歟曰上好仁則吏良上好刑則吏酷從上所好而已孝景以忌刻之資輔以鼂錯張歐之刑名錯為御史中丞郅都甯成為中尉公卿羣吏之表也安

得不胥傚而為嚴酷乎當時漢廷無儒者博士無董仲舒轅固而下惟講誦不得以經術沃帝心與黄生爭論湯武亦無補於君德帝所習者法術所尚者慘刻變篤厚之風為苛切之政古法公族有罪猶不加刑臨江王死而父子之恩絶則郅都之為也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況能撫民以寛乎周家忠厚内睦九族恩及行葦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也𡨋成進用宗室人人惴恐此商鞅之法秦所以亡而可襲其跡乎文景之治猶王與

碣故太史公於景紀不載詔命文中子不以列於七制厥有指哉

武帝

董仲舒對曰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

或問太學庠序之制曰太學者學記所云國有學也庠序者學記所云黨有庠遂有序也漢志謂里有序鄉有庠里在六遂之內黨在六鄉之內其義一也古者天子

諸侯有君師之職公卿有師保之義里居有父師少師之教所教則五常五典也所學則六德六行五禮六樂五射六馭六書九數也士修於家自塾而升於鄉自鄉而升於國自國而達於天子養之有素進之有漸士出於耘耔之農工商不與故其習純八歲入小學教之以少儀內則事親敬長之節十五而後入大學故其行篤自周道衰伈介伈止甫田思古矣在城闕兮子衿刺亂矣魯之泮宮鄭之鄉校衛之敬教勸學晉之士競於教僅

見於王制廢缺之餘至於戰國游說之士馳騖於諸侯轉秦而漢士之散於田横陳豨之客游於吳梁楚者亦無以收之潁川洛陽二賈生言太學五學罔聞于行教化之為大務非仲舒其誰發之或曰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五常之道唯及三者何歟曰學者學為仁誼禮也是謂天下之廣居正位大道若智則知乎此也信則信乎此也人而不仁不義無禮失其本心違禽獸不遠矣教之以仁則孝悌慈祥而民興於仁教之以誼

教之以禮則倫紀正品節明而民興於禮秦俗之壞至漢未改刑名慘刻刀筆苛察而不仁徇利苟得寡廉鮮恥而忘誼色父誶毋冒上亡等而悖禮化民由學學必有師建學立師所以正人心變風俗也武帝雖因仲舒之對興學校之官然而皇建有極是彝是訓以盡君師之職帝未之知也儻能以仲舒為三公俾之師保萬民用申公轅固為太常以明師道於朝廷則四方風動化行俗美漢其三代矣惜也帝不用仲舒之真儒而勸學

之論乃發於公孫弘帝之好儒其葉公之好龍歟噫仲舒言仁誼禮以教民也今之士豈不若古之民哉揚子曰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荀子曰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為士者可不思所以自别於凡民哉

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者請皆罷

或問衛綰以戲車進為相無可言者乃能奏罷異端之

言何歟曰異端邪說之害深秦以苛刻亡六國以談說亡漢興鼂錯張敺以刑名為公卿則申韓之餘波猶橫流也蒯通朱建曹丘生馳辯抵巇則蘇張之利口猶肆行也董仲舒對策明春秋一統之義以為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於是武帝阜然罷黜百家丞相因此奏非衛綰能為是言也雖然帝之罷黜百家名然而實否張湯杜周深文次骨申韓之言未甞不言也邉通學短長為長史主父偃學從横為相而

巫蠱之禍成于江充張蘇之言未嘗不用也若以所舉
賢良言之莊助擢為中大夫其後賜書曰具以春秋對
毋以蘇秦從横助亦蘇秦之學也仲舒之醇儒與助並進
而諸侯相之踈遠不若中朝臣之親近舍秋實而取春
華棄莊士而邇憸人故曰罷黜百家名也非實也

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

或問伐閩越救東甌太尉田蚡以為不可中大夫莊助
詰之近臣之詰三公自此始然則蚡之言非歟曰帝於

此舉有三失焉初即位而輕大臣一失也舍外庭之謀用近臣之議二失也始銳於用兵終至於黷武三失也臣作股肱予違汝弼衮職有闕山甫補之景帝於丞相亞夫乃曰丞相議不可用武帝習聞其事太尉蚡一言不合意遽曰太尉不足與計書云畏相中庸曰敬大臣帝即位之三載年未二十而待三公如此爲大臣者阿意順旨而已竊位苟容而已孰敢格非閑邪以道事君哉此帝之失一也古者宫正宫伯統于冡宰僕御虎賁統

于司馬內外之體一也文帝時丞相嘉得以折辱大中
大夫鄧通相權猶重也武帝始以左右親信之臣與大
臣辯論而大臣數折蓋自莊助之詰太尉蚡始其後公
孫弘諫築朔方而中大夫買臣難之弘又奏禁弓弩而
侍中壽王難之迨至東都不任三公事歸臺閣大臣充
位有自來矣此帝之失二也甲冑起戎說命有訓佳兵
不祥老氏所戒文帝初政詔無議軍仁之至也帝始初
清明不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薄海遐陬欲武震而懾

威之一節發兵東甌內徙偏師策勲而㸌然有征伐四夷之志日尋干戈生民凋耗始於是役使無末年之悔漢其殆哉此帝之失三也是故不敬大臣而與小臣謀不修其德而勤民於遠人君之深戒也

上始為微行

或問人君之微行始於武帝歟曰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以白龍魚腹有豫且之患趙武靈王詐為使者入秦欲自畧地形因觀秦王之為人吳趙皆列國之君

然吳有從諫之善不敢縱逸也趙有畧地之謀非為淫樂也若貴為天子内有三朝五門之嚴外有千乘萬騎之衛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所以尊帝王之威肅臣民之瞻也武帝以尚書為樸學弗監無逸之訓去萬乘之貴從匹夫之游入南山而鄠杜令欲執之至柏谷而逆旅人將攻之高文景之丕業視之如弁髦土梗一日耽樂危亡之幾間不容髮幸而獲免亦曰殆

哉昭令德以示子孫猶荒墜厥緒成帝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宫葢自武帝啓之君猶天也所履者天位所治者天職所臨者天民春秋書天王之居為萬世法武帝弗克若天迷而能復僅克保身豈所以詒厥孫謀哉

起上林苑

或問高帝時蕭何以上林中多空地請令民得入田文帝登虎圈問上林尉諸禽獸簿親御鞍馬馳射上林然

則上林秦之舊歟曰考之長安志秦舊苑也武帝始廣開之西都賦謂繚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漢舊儀謂廣長三百里離宮七十所容千乘萬騎闗中記謂苑門十二中有苑三十六宮十二觀二十五則規制之閎侈可見矣昔者文王靈囿與民偕樂文帝苑囿無所增益天下稱仁焉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夏商所以亂亡也帝不務廣德惟苑是崇取膏腴之地而奪農穡之業縱游畋之樂而忘銜橜之危天生民

立之君所以養民豈使之冐于原獸肆于民上帝於是失君道矣蹈夏商之覆轍而欲慕唐虞之盛治不為秦者幸也司馬相如諷一勸百其能如祈招之詩以格非心乎

置五經博士

或問武帝表章六經憲章六學而博士唯置五經何也曰樂經已亡其存者易書詩禮春秋而已儒林傳曰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

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母生於趙則董仲舒其為博士者文帝時申公韓嬰以詩孝景時轅固以詩胡母生董仲舒以春秋其未置博士者易書禮也武帝所立楊何之易歐陽生之書后倉之禮也宣元之後易有施孟梁丘京氏書有大小夏侯禮有大小戴春秋有穀梁平帝又立古文尚書毛詩逸禮左氏春秋至于建武凡博士十四人易四書詩皆三禮二春秋二有公羊之嚴顔而無穀梁

此五經博士之大畧也古者詩書禮樂以造士洙泗立教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制氏竇公之所傳不立於學官河間獻王之所集不施於朝廷王禹之說既微平當之議竟寢聖王所以移風易俗者蕩滅廢壞元始四年嘗立樂經其書不傳樂記十一篇合為一僅見于小戴記而十二篇名存書亡六經遂缺其一雖然樂者人心之和不以書傳也周存六代之樂漢世唯有虞韶周武此夫子所謂善美之音而不使學者講肄古樂寥寥無

聞斯可嘆矣帝策賢良謂虞韶周勺鐘鼓筦弦之聲未衰吁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帝未知樂之本也

田蚡為丞相

或曰穰侯顓秦國諸呂危劉氏厥監不遠武帝相竇嬰又相田蚡豈右賢左戚之誼歟曰古之輔相疇咨而命選衆而舉野耕巖築疏而賢者不遺也周左名右親而賢者不廢也惟其公而已然真賢碩德固無間於親疎私昵偏恩多加厚於戚黨昔在周宣申伯以元舅褒賞

厥後猶以申侯致禍況置相非其人者乎此十月之交所以譏皇父也竇廣國有賢行孝文不私以爲相爲子孫萬世之法其慮遠矣孝景謂竇嬰沾沾自喜難以爲相持重武帝改文景之家法而相嬰已非至公之選田蚡之驕侈不逮嬰遠甚其可以儀形百揆乎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帝曰吾亦欲除吏請考土地益宅帝曰何不遂取武庫假之以權而折之以言失馭臣之道矣詩曰秉心宣猶考慎其相不謹於選用之初而制於驕溢

之末不亦晚乎嬰既以灌夫誅蚡陰懷邪謀受淮南之
賂幸免于戮相亦罔終咎將誰執嘗謂新莽之移漢祚
原於武帝之相嬰蚡外戚擅威福之柄未或不亡竇憲
之專梁冀之弒何進之亂東都以是終焉晋之亡以賈
謐後周之亡以楊堅唐幾亡於楊國忠後梁亡於趙張
石晋亡於馮玉覆車相尋如出一軌吁漢文之不私廣
國明矣哉

初令郡國舉孝廉

或問周鄉大夫興賢者即漢之舉孝廉歟曰古者使民興賢出長于鄉閭月書之族時書之黨歲書之州歲攷鄉三年而賓興察之詳而論之公士自修於家而民自為鄉謀故選舉實而風俗厚其未仕者六行以孝為先其已仕者六計以廉為本漢制其放諸此乎孝弟之舉始於惠帝四年孝悌廉吏之賜帛見於文之十二年馮唐以孝著為郎由此選也武帝元光之舉孝廉自董仲舒發之元朔之議不舉孝為不敬不察廉為不勝任

則孝廉有重輕之別矣若王吉路温舒蓋寛饒師丹龔勝鮑宣劉輔等俱以是進得人之盛卓然可紀迨至東都計口而舉有丁鴻之請限年而試有左雄之奏其失也濟陰太守十餘人坐繆舉河南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耆宿見棄真偽不明此入弊非法弊也魏始除限年之制自晉至隋孝廉與秀才皆策試唐貞觀十八年諸州孝廉問以皇王政術太子問以孝經並不能荅由是遂廢廣德元年楊綰請復古孝廉詔與明經進士兼行

及建中元年而罷取士不考德行而一以文辭視兩漢猶不逮其能繼成周賓興之美乎夫爲子必孝爲士必廉秉彞之良心守身之大節一日不可渝也非曰割股廬墓敝車羸馬求是名以徼利達也古之人事親如事天畏清議如畏天躬曾閔之行厲夷齊之操非曰待舉而後勸也在漢之世公論嚴於鄉黨風化行於郡國李陵隤家聲隴西士大夫以爲愧資於事父以事君東郡門卒能言之陳湯匄貸無節不爲州里所稱高陵令以

十金法重自解印綬不孝不廉之人豈見容於時哉萬石君家之孝楚兩龔之潔三代遺風藹如也世衰道微南陔廢而孝友缺白華廢而廉恥缺是不若烏之反哺豺之祭先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人有愧於物矣噫今其不古乎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

河決濮陽瓠子

或問禹功萬世永賴太史公謂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何也曰河患自戰國始而禹功廢矣周譜云定王五年

河徙盖已失其故道大事記云威烈王十三年晉河岸崩壅龍門至底柱春秋後河患見史傳始於此賈讓曰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此孟子所謂以鄰國為壑也王横曰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噫微禹吾其魚乎秦灌大梁以魚其民禍不止於一時而河流潰溢遂為無窮之患重以決通隄防廢壞禹迹甚矣其不仁也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其後四十餘年又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淮泗後二十餘歲始塞天

子沈璧羣臣負薪宣房之歌至今悲之自孝文至成帝河之決者七歐陽子有言治水無竒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雖大禹不過此程子謂唐土德少河患本朝火德多水災豈亦繫於天運歟

張湯趙禹定律令

或問張湯趙禹所定律令亦可攷其科條歟曰古者刑期于無刑天討有罪非人也文王罔敢知非君也以欽恤之心行簡寛之法縣於象魏讀於州黨族閭月星之

著明江河之易避也鄭鑄刑書叔向譏之晉鑄鼎仲尼非之竹刑作于鄧析而法益繁矣魏李悝著法經六篇商鞅受之以相秦漢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三篇合為九篇叔孫通益旁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為六十篇此秦漢律之大畧也商鞅有不告姦之罰蕭何因以為見知之條張湯趙禹又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禁罔益密律令凡三百

五十九章郡國承用者駮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杜周謂前王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蓋酷吏不師古始峻文深憲罔民而納之死秋荼凝脂之慘去秦無幾矣高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蕭何為法講若畫一孝文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武帝不惟舊典時式始以佳兵繼以聚斂又繼以嚴刑取高文之法紛更之張湯厲刀筆之鋩戕忠厚之脈聚斂嚴刑兼而有之小大

之至不仁者也顔異徵反脣而論以腹誹秦法無是也自昔好殺人者必反其身商鞅張湯可以監矣書曰乃變亂先王之正刑其武帝之謂乎

公孫弘對策

或問公孫弘學春秋年七十餘對策高第不能守經據古引君當道而曲學阿世以取爵位年進而德退何其繆歟曰在易艮之上九敦艮之吉以厚終也節或隳於晩守或失於終艮止之至善篤厚於終而已君子於老

戒之在得既得之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公孫弘始也不合意而免歸再以賢良名辭謝不能固推而後出似非嗜進無恥者及待詔金馬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葢以戒得之年懷患失之意變其初節婾合茍從春秋之學所以明王道辨是非也弘不能勝利欲之心舍所學以求詭遇之獲宰相封侯人以為榮識者則曰儒之辱也太史公自序云公孫弘以儒顯其意微矣以道得民之謂儒特立獨行之謂儒自周

公以大儒相天下孔孟道不得行漢興六世弘始以儒得相儒之遇世如此其難也功烈如彼其早也非儒之辱乎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若董子可以為儒矣而武帝不能用弘不能容也儒林傳云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天下學士靡然鄉風夫弘以佞諛致斯位猶翰音之登天猶稗之有秋而學者為之風動明經志青紫稽古矜車馬慕人爵之勢榮忘天爵之良貴弘實啓之平準書又云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

相史公於弘之為相屢書不一書深嘆夫儒效不白於天下而文姦飾詐者為經術之羞也是時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進蹇蹇諤諤入朝見疾帝棄之如遺噫守儒之名流芳不朽曲學之罪播惡無窮一時之用舍豈能掩百世之榮辱哉

徐樂上書曰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所以為資也

或曰秦以民困下怨而亡俗之亂何與焉曰風俗國之

元氣也國之存亡在風俗之媺惡聖王之治天下本俗以安之禮俗以成之修其教不易其俗一道德以同俗其移風易俗以樂其化民成俗以學修其孝悌忠信維以禮義廉恥士有常心民有定志殷之衰也遺俗猶存周之季也懷其舊俗此保國長世之本也秦自商鞅遺禮義棄仁恩别父子之居重告訐之賞民俗日壞見利忘義幾同於禽獸至呂政而法令益苛詩書盡廢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秦之謂也大澤一

呼豪傑響應綱常掃地淪胥以亡於是漢祖起焉縞素之師近於仁義過魯之祠庶幾禮樂丁公之戮使不忠者懲欒布之赦使懷忠者勸迨及文景風流篤厚黎民醇厚七國之亂人心不揺無土崩之憂風俗知義之效也嚴安亦少知治體者歟政亂於上俗清於下東都之祚猶恃以少延舍風俗而言政事不可謂善治是以居賢德善俗謂之君子同乎流俗謂之鄉愿可不謹哉

主父偃為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

或曰武帝英明之君而賂遺於近臣何歟曰荀卿有言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無總于貨寶惟貨其吉盤庚穆王之誥戒其殷周之衰乎秦以金間六國漢以金間楚濁俗漸染恬不知怪文帝號為清靜張武受金而加賞賜則舊臣可啗矣絳侯千金而書牘背則獄吏可賕矣矧武帝之多欲其能洗貪汙之風乎王恢行千金於田蚡是貨賂流於宰相也衛青奉五百金為王夫人親壽是貨賂達於宮掖也相者民之表家者國

之本而利克義焉此主父偃所以沓利而無所忌也偃為齊相趙王告其受諸侯金由是赤其族象有齒而焚身其偃之謂乎張芸叟曰渭南縣有田民得宿藏於土中金銀皆刻主父字偃以金敗今乃知偃之死非繆也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當偃之死于今久矣徒觀其事而不見其迹乃暴於數千年之後今之人期於無人之境懷金於夜半之時欲人之不我知真愚也哉斯事可以為千載之鑒故録而識之

諸侯推恩封弟子　城朔方　徙豪傑茂陵

或問分諸侯邑封子弟築朔方之城徙郡國豪傑於茂陵三者皆主父偃之謀亦便於漢否歟曰偃從横者流料事情識權變而未知天下之長慮也帝王之有天下不恃法以為治不恃險以為固不泄邇而忘遠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不曰枝葉彫落根幹孤立也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不曰城池高深疆宇廣闊也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不曰重内輕外移民銷患也武帝用偃之策

封諸王子弟為列侯藩國分析無尾大之勢可為漢之利然諸侯貧者或乘牛車本末俱弱以成新都之簒其害大矣取河南地逐匈奴因河為城有障塞之固可為漢之利然轉漕遠而民勞府庫虛而國匱其害深矣并兼亂衆之民遷于陵邑游俠之雄如郭解不免於徙亦可為漢之利然五方雜錯風俗不純犯義侵禮不在外而在内其害亦不小矣從横之計有得必有失有利必有害武帝即位之初黜蘇秦張儀之言今乃聽從

橫之辯以謀國事若汲長孺董仲舒不見庸也道義難合功利易售淮南衡山之誅作左官之律設附益附之法則張湯之為也公孫弘諫築朔方發十策難之弘不得一則朱買臣之為也偃亦湯買臣之流雖建議有一時之利亦奚取焉至於齊楚大族之徙關中始於劉敬非偃始為此謀也噫竊漢鼎者在外戚不在同姓基漢禍者在女戎不在匈奴黨賊誨盜者在姦臣不在姦民此豈智謀之士所能預防哉

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

或曰丞相封侯自公孫弘始歟曰孝文後二年申屠嘉為丞相封故安侯非始于弘也曰弘始以儒者得相其後為相者皆以儒歟曰弘之後李蔡莊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皆非儒也劉屈氂以宗室繼以田千秋亦非儒也終帝之世儒相惟弘一人其後相克有終者弘慶千秋三人而已帝非不知正人可以重廊廟有德可以尊朝廷也好臣所教苟用易制有順無救不拯其隨若弘

可謂具臣矣秦誓曰人之有技娟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其弘之謂乎薦董仲舒相膠西請徙汲黯為右內史欲納之必死之地幸姦謀之不售否則李林甫盧杞與弘為三矣史稱弘起客館開東閤延賢人與參謀議而排擯二賢若此其所謂賢者誰乎帝之崇儒未嘗知儒弘之禮賢未嘗知賢上有好名之君下有釣名之臣不獨弘也張湯號為推賢揚善而置狄山於死鄭莊號為推轂士而進東郭咸陽孔僅則帝

之所謂得人可知矣或謂帝雖失於賢良之公孫𢎞猶得於不學之霍光噫真儒不用而世之輕儒者以是藉口儒豈果無益於國哉

汲黯曰大將軍有揖客

或問衛青奮於奴僕而能重揖客之汲直彼公孫𢎞乃不逮焉何歟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人所以貴於物者義理之心也好善好仁好是正直是曰良心此心不存則惡人之所好好人之所惡無是

非之心非人也昔者子朱子於破斧之詩謂被堅執銳者亦皆聖人之徒或以為疑朱子曰被堅執銳有聖人之徒服儒衣冠有穿窬之徒葢有激云爾淮南王於漢廷諸臣獨憚汲黯衛青其視公孫丞相說之如發蒙振落葢畏黯以其直畏青以其力也青雖介冑武夫未嘗學問猶有好賢之誠心故足以繫朝廷之輕重在唐有張萬福拜陽城曰朝廷有直臣在宋有王德用聞孔道輔卒曰可惜亡一直臣吁孰謂介冑無人哉口先王而

市人涸夷齊而廉蹠蹻者亦竊儒之名斯可愧矣然則學者何以存是非之良心曰明天理

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

或問博士弟子昉於此乎曰秦博士有諸生儒林傳云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蓋漢初已有之至是五經博士始置弟子以受業焉太常所補功臣表太常張當居擇博士弟子故不以實是也郡守所察千乘兒寬應郡舉詣博士受業濟南終軍

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是也設科射策勸以官禄於是博士所受之徒有試用之法而文學之士盛矣其後蕭望之以令詣太常何武詣博士受業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此其可稱述者昭帝增弟子員滿百人宣帝增倍之元帝設員千人成帝增員三千人盖五經博士之立發於董仲舒弟子員之置發於公孫弘所謂興太學也或謂以明經開禄利之塗異乎為已之學然而五經有家法孟喜以改師法不用秦恭以增師法

見譏訓故是守不為鑿說章句是通不為浮辭經學猶近古也生徒親受業者為弟子轉相傳受者為門生事其師如事君親篤在三之誼非若近世以師弟子之稱為諛也經無師士無學道誼微而風教薄漢儒可輕議哉或問太常臧其孔子之後歟曰通鑑元朔二年孔臧辭御史大夫乞為太常與從弟安國綱紀古訓此孔蕃子所載也以功臣表考之蓼侯孔聚史記所云孔將軍居左者臧其子也不言孔子之後孔叢之書先儒謂出

於東漢似非關里舊文公卿表元朔三年臧巳免太常五年乃有此議當闕所疑

淮南衡山獄

或問分國邑封子弟諸侯之勢已弱曷爲復有淮南衡山之謀曰利者國之螟螣也孟子謂後義先利不奪不饜故忠臣必廉而廉者必忠邪臣必貪而貪者必邪淮南王安之謀始於太尉田蚡侍中莊助蚡以外戚位三公懷利而貳其心語安以上無太子非王尚誰立者安厚

遺之於是輕量大臣無所畏忌矣助為帷幄近臣與安
交結受其賂遺衣冠之盜腹心之蠹而武帝不之察焉
淮南首惡衡山合從二獄連引者數萬貨利之流禍如
此建元初董仲舒對策明辨義利之間謂居君子之位
當君子之行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為者矣此清原正
本之論杜漸防微之幾也帝能深省斯言則必屬大臣
以廉恥律近臣以節行未有義而後其君者同姓有維
城磐石之固在位有羔羊素絲之風豈至縱尋斧於葛

齒之本根殄戮數萬人若薙氏之芟草哉大學以義為利此平天下之道惜帝之不早辨也李尋有云淮南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朝廷無人則為賊亂所輕葢黯直諫守節志於為義弘持禄患失志於為利朝廷之輕重在義利之趨舍儻令武帝以仲舒為丞相黯為御史大夫立直木於四達之逵自朝廷達於諸侯莫不壹於義折衝厭難勝於無形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得神馬爲歌汲黯曰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

或問汲黯好直諫所諫之事有幾曰外施仁義之對一也廷詰公孫弘二也質責張湯三也言長安令無罪四也諫賈人當死者五也至於神馬爲歌之事按本紀馬出渥洼水在元鼎四年通鑑書於元狩三年葢據禮樂志以黯傳攷之渾邪王降後數月黯坐小法免隱於田園者數年渾邪之降在元狩二年故通鑑附此事於三年然史記樂書又合大宛馬歌之事載之以爲中尉汲

黯又于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按黯為淮陽太守在元狩五年居淮陽十歲而卒則元封四年也大宛獲馬在太初四年黯卒已六年弘先卒於元狩二年而黯未嘗為中尉事皆差舛盖樂書後人所續非史遷之筆也周頌唯言來牟不及祥瑞況一馬之微於盛德成功何取焉黯知作樂之本矣乃若賢才將盡之諫盖出漢武故事史漢不書夫受言非難從諫為難武帝於黯之諫能受而不能從不冠不見貌敬情疎越在外服

十年不名骨鯁之臣既去漢廷無人而言路幾塞矣詩曰我視謀猶亦孔之卬

置鹽鐵官

或問武帝紀書初筭商車初筭緡錢初榷酒酤與春秋初稅畝同所以志變法之始也置鹽鐵官不言初何歟曰鹽鐵之稅始於齊之管仲計口食鹽計人用鐵山海之利作俑於此然戰國秦漢之際未盡籠於官也太史公貨殖傳云猗頓用鹽鹽起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卓

氏趙人用鐵冶富程鄭亦冶鑄宛孔氏用鐵冶魯曹邴氏以鐵冶起則富猶在民也文帝令民得鑄錢冶鐵煑鹽吳王擅鄣海澤鄧通專擁山利國富刑清登我漢道未甞開利孔為民罪梯也武帝窮征遠討兵連費廣經常之賦不足而橫斂起焉張湯倡之東郭孔桑和之而鹽鐵之官掌於大農布於郡國其利二十倍於古以地理志攷之鹽官三十有六鐵官四十有九昭帝議罷之而不克行元帝甞罷之而又復置東都屬於郡縣章帝復

收之和帝乃詔縱民煑鑄入税縣官至唐乾元而鹽鐵有使矣天下有鹽之縣一百五有鐵之縣一百三皆多於漢時作法於貪弊益甚焉古者名山大澤不以朌諸侯顓利以剥民也禹貢青州之鹽梁州之鐵皆以為貢不以為賦也在易泰與謙德之大者則曰不富以其鄰小畜德之小者則曰富以其鄰君之近民所謂鄰也富在民則國亦蒙其利富在國則民先受其害武帝用聚斂之臣莞山海而歸於上其德之小者乎故文帝得

泰謙之有餘而成殷富之治武帝得小畜之不足而稔虛耗之弊可以鑒矣

李廣衛青霍去病

或問李廣衛青霍去病三將孰優曰士不可以成敗論也以成敗論士則公議廢矣廉頗以讒棄李牧以讒死而言良將者必稱頗牧千載之下懍懍有生氣此公議之不可泯者也李廣山西宿將老不封侯而豪傑歸之衛霍以后戚進功著沙漠而豪傑輕之太史公列傳謂

李將軍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於衛青則曰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於去病則曰亦有天幸未嘗困絶也功可以幸而成名不可以幸而得爵位可以幸而致譏貶不得以幸而免史筆之公即天理之正曾西之不為管仲也平勃之不如王陵也吾以是觀之雖然大將軍有揖客猶能敬賢也匈奴未滅無以家為猶能憂國忘家也衛霍亦豈易得哉此長平冠軍之征伐法言所以猶有取歟

狄山議和親便

或問搢紳之儒守和親介冑之士言征伐論議不能相一也馬邑之謀韓安國與王恢異議不以為忤今也狄山議和親死一障間不能少容何歟曰易既濟之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武帝擊匈奴既克有功而用張湯違小人勿用之戒矣方其未勝而懼猶能容韓安國之異議及其已勝而驕不能容狄山之忠言君心之敬肆言路之通塞安危存亡之幾也蒼海之置

罷敝中國公孫弘爭之渾邪之降從民貰馬汲黯爭之自狄山之死漢廷無直諫之士蓋數戰數勝志已盈而諫不入也齊桓服楚於召陵而轅濤塗見執魏武得荆州而張松見忽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故戰勝非難持勝為難國有大議博士與有言責一謀不協寘之邉障納之死地銷沮士氣糜爛生民豈但一張湯之罪哉當武帝而言和是為息民小人之貪功者多不悅當紹興而言和是為忘讐君子之守義者皆力爭和戎

不可以槩論也帝黷武諱言蹈秦覆轍秦亡而漢存以末年之悔過爾若張湯者峻刑而殄民厚斂而殘民殺士而以兵毒民三者伐國之斧斤湯實兼之古所謂民賊也太史公謂湯死而民不思班固乃稱其推賢有後不列于酷吏亦異乎史遷之直筆矣

義縱為右内史王温舒為中尉

或問史記酷吏傳自郅都至杜周十人其八人出於武帝之世而循吏無一焉何歟曰御衆以寛未聞尚猛

也吏以治得民未聞用殺也武帝以張湯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殺人多者為能吏相師成風仁厚之澤俱斬矣太史公作傳上以為能者四人天子以為能者二人敢於殘虐謂之能則慈祥愷悌為不能循良之吏豈復見於斯時乎夫好生惡殺天之心也善有慶不善有殃天之道也周陽由張湯義縱王溫舒減宣皆殃及其身不仁之報其應如響使帝能用董仲舒之言任德不任刑以天之心為心則福祿施于孫子豈至於后太子公

主及孫皆受巫蠱之禍哉故曰為人君止於仁

少翁欒大公孫卿

或問仙之不可求也决矣武帝之英明而受欺於方士如嬰兒之未孩易耳目而不知何其愚哉曰帝之心蔽於多欲其始也上嘉唐虞欲與堯舜比隆及其惑於方士乃與齊威宣燕昭秦皇同為一愚顧命五柞玉盌茂陵長生久視焉在哉方其大欲之熾也五帝三王所有之疆土所未臣之戎狄奄有率俾猶未為快盈府庫之

財極土木之侈未足以適其意將天地與比壽長有四海之富乘雲馭氣與黄帝俱彼少翁欒大公孫卿之徒亦秦之盧生徐福也始皇不能得於前帝乃欲遇於後晝夜者死生之道天地盈虚與時消息帝號為表章六經而不知之乎揚子有言吾聞伏羲神農殁黄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缺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谷永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惜乎武帝之朝英俊如雲而揚

雄谷永之言寂漻無聞也太史公作封禪書曰獲一角獸葢麟云葢夜致竈鬼之貌云有司云祠上有光焉聞若有言萬歲云其夜若有光蓬萊諸神若將可得天其報德星云見大人跡云與通天臺若見有光云天旱意乾封乎皆為疑辭以見怪迂之說似是而非也終之曰然其效可睹矣帝受百罔而不得一真皆多欲累之也儻能置汲長孺於左右繩愆格非以理制欲豈有不知天命之靡哉祈天永命惟曰敬德享國久長惟曰無逸

若武帝及唐之玄宗祇以為萬古之殷監爾

卜式為御史大夫

或問班固云質直則汲黯卜式式之於黯若是班乎曰黯也格帝之非式也中帝之欲猶美玉之與燕石也古者安富未嘗疾之文景節儉上下兼足武帝窮兵侈費始剥下以益上富商大賈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於是造皮幣鑄白金以困抑之筭軺車告緡錢以捁取之卜式覘其微指乃上書願輸家之半以助邉又持

錢以給徙民此至巧佞者非質直也公孫弘謂非人情不軌之臣斯言當矣富者貧之籍也縱尋斧於根本仁人不爲也富豪匿財而式欲輸財彼此相形興利之臣唾掌而起忿疾富民揃刈而摧破之置均輸舉兼并浮食奇民皆吾赤子欲傾其葢藏聚之公上法嚴令密罔民而盡其財必使富者皆貧而後止東郭孔桑豪征縷斂是卜式啟之也式之利國者少利身者多既釣享上之名又獵取高位以芻牧之夫居台鼎之列志得意滿

始有罷鹽鐵船筭之諫烹弘羊天乃雨之言導其原而遏其流培其根而惡其實曾是以爲質直乎噫汲黯不得在禁闥卜式乃得爲三公武帝知人之哲既有愧而作史者混忠佞於一區亦可嘆夫

滅兩越平西南夷初置郡十七

或問武帝攘夷狄闢土地所置初郡可悉數歟曰漢初未定兩越唯有秦三十六郡武帝平南越爲九郡平西南夷爲七郡又分立零陵合爲十七若酒泉武威張掖

敦煌朔方則以匈奴地置之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則以朝鮮地置之元朔置蒼海三年而罷此皆初郡也若古有訓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德有餘而地不足西不盡流沙南不盡恒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其有不盡之地者蓋聽四夷居之不勞中國以事外也武帝好大而多欲求神仙肆巡遊其怠荒之失甚矣慘刻之吏進列公卿諂諛之臣競言誕妄其為任人也眾矣兵釁連乎萬里而怨已盈於黎庶威令行乎

四海而情不孚於閨門其末也父子夫婦不相保胡越起於轂下一家之内自為敵讎而日尋干戈於窮髪之野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所以兆申生之禍帝豈未之思乎詩云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聖王之治始於修身齊家以充其德性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是以土宇之廣大可保也帝既以逸欲戕其性末年悔過遷善僅克有終否則秦之覆車

可立侯也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

造太初歷以正月爲歲首

或問通鑑目録皇極經世太初元年歲次丁丑而漢志太初歷上元太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孟康注云此爲甲寅之歲一以爲丁丑一以爲甲寅何歟曰大衍歷議云洪範傳曰歷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逢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秦顓頊歷元起乙卯漢太初

歷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閼逢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以此攷之太初元年歲在丁丑非甲寅也或曰大衍歷議又云考靈曜命歷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歷庚申元後百十四歲緯所載壬子冬至則其遺術也太初甲寅元之術歟曰緯書始于哀平間武帝時未有也或曰呂氏謂太初之造史遷實職之今以其書大餘小餘計之則古歷也非太初也何歟曰班固作志載三

統而不載太初故其法無傳馬志謂冬至日月在建星賈逵論太初歷太初日在牽牛初者牽牛中星也古歷皆在建星即斗星也古以建星為宿今以牽牛為宿不能不少異也落下閎謂後八百歳此歷差一日然續漢志元和二年太初先天益遠自丁丑至乙酉一百八十九年而已差矣歷未有久而不差者差則必改是以革之象曰治歷明時

李廣利伐宛

或問武帝雄材大畧乃以一馬之玩興伐宛之師何其小歟曰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昔者西旅獻獒召公訓于武王曰犬馬非其土性不畜又曰不寳遠物則遠人格是以孝文却千里馬而不受矧疲民黷武以求之乎穆以八駿虞以屈產晉以小駟楚以兩肅爽好馬荒亂覆車相踵帝不是鑒而逞雄心勤遠畧所欲得者貳師城之馬勞師四歲屈力殫貨無辜之民肝腦塗原野莫之卹也可謂賤民而貴畜矣帝既獲宛馬作爲詩歌

薦之郊廟哆然以為不世之雋功視秉心塞淵之美衛思無邪之頌魯豈不愳乎威稜震於流沙而中國耗珍怪陳于闕廷而府庫虛龍媒納于閑廐而卒乘缺其何功之有聖人之兵不得已而用之雷霆之威時雨之澤也帝之伐宛其得已而不已者歟匈奴之伐諫者猶有人貳師之役諫爭蔑聞故天下之治亂在通塞言路

遣繡衣直指使者擊東方盜賊

或問武帝之法嚴矣而盜賊益繁法不足以弭盜歟曰

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帝也窮兵而聚斂聚斂而嚴刑民蔦焉忘其樂生之心棄其身於盜賊非人性之惡也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而帝之心蔽於多欲也臧武仲曰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而帝之所任者皆民賊也雖使者擊斷於外斧鉞有盡而姦宄無窮其能禁民為非乎古之善弭盜者上焉導以禮義之化次焉開其衣食之原若揚湯止沸草雉而禽獮之斯為下矣夫天下有可責之吏無可責

之民帝之用吏也進苛酷退柔良先刻剥後牧養民窮而盜固其所也唐太宗與羣臣論止盜之法或請重法禁之太宗曰當去奢省費輕傜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自不為盜安用重法自是路不拾遺外户不閉大哉斯言賢於繡衣直指之遣遠矣

初榷酒酤

或問酒醪糜穀文帝有詔帝不監于成憲而作法於貪何歟曰酒以成禮流則生禍大禹惡旨酒而疏儀狄易

之未濟終以濡首為戒曩酒有誥幾酒有官所以正民德非以浚民財也其罰用豐其尊用禁惟沈湎是懲匪貨利是殖也趙武靈王滅中山酺五日許其羣飲猶有節也漢律羣飲罰金文帝十六年始令天下大酺景帝中三年以旱禁酤若榷酤則自武帝始鹽鐵論云大夫以心計策國用參以酒榷葢桑弘羊作是法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昭帝始元六年罷之令民得以律占租成帝末翟方進復奏賣酒醪之議王莽時

羲和引詩無酒酤我謂承平之世酒酤在官論語酤酒不食謂當周衰亂酒酤在民其飾經文姦至此於是開壚以釀後漢又罷之陳文帝復行之至唐德宗以助軍費遂爲千載不易之法開利源以壞民俗弘羊實爲之古有化民以德義未聞導民以淫泆也以是理財其可謂正辭禁非乎

罷方士　不復出軍

或曰夫子定書列秦誓於百篇之末武帝之悔過亦可

與秦穆並稱歟曰在易損益之象懲忿如摧山窒欲如壅澤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決君子所難而人君能之此成湯之改過不吝也秦穆初敗於殽過而知悔悔而不能改彭衙再敗又有濟河之役春秋書秦人伐晉以責之若武帝知神仙之虛誕而斥方士之妄知征伐之勞費而罷輪臺之田於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實用其功舊愆既更新德益茂又過於秦穆矣文中子稱其有志於道雖多欲横流而本心不泯其視聞祈招之詩

而獲沒於秖宫者可以無愧人欲盡而天理還葢庶幾於克己之學嘗謂登單于臺自將待邉不足以為勇而末年之從義乃大勇也

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受遺詔輔少主

或曰司馬公謂武帝顧託得人其然乎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昔者成王顧命太保奭畢公毛公皆三公也居三公之位不足以託六尺之孤焉用相為哉武帝之末田千秋為相而受遺則光日磾桀也桑弘羊以御史

大夫亦拜卧内而千秋不得預焉光曰磾之謹密可以託孤矣上官桀之庸瑣弘羊之掊克其能臨大節而不可奪乎用賢而以小人參焉亂之道也燕蓋之謀社稷幾危桀弘羊實為之便辟側媚之臣薰猶雜處明於此而闇於彼私意汩之也其後成帝以史高蕭望之周堪受遺正不勝邪漢業衰矣漢之世丞相為具臣權在將軍司馬莽以盜神器竇梁以顓魁柄此武帝詒謀之失也是故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必監于殷周成憲以輔後

嗣漢家制度何取焉

通鑑答問卷四

通鑑荅問卷五

宋 王應麟 撰

昭帝

遣使祠鳳皇于東海

或問臧文仲祀爰居孔子以為不知孝昭祀鳳皇可謂知乎曰鳳皇在少皡氏見于傳在舜載于書在成王詠于詩未聞以為瑞而夸耀之也漢史書鳳皇自孝昭始

帝在位三年矣有星孛于東方未聞其戒懼也又無水
未聞其銷弭也星又孛于西北未聞其修省也黄鵠下
建章而公卿上壽鳳皇集東海而遣使徃祠春秋書菑
異而不書祥瑞帝豈未知之乎成王幼冲嗣服祈天永
命永敬厥德畏天以自徹非恃天以自矜也孝昭饗國
纔十三年雖曰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而大臣無格
心之業諸儒無陳善之助明哲過于成王壽考乃不逮
焉其責蓋有在矣故人君之進德人臣之輔治不可以

無學

詔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

或問賢良文學與公卿共議自此始歟曰公議之屈伸世道之否泰繫焉公議達于上則為泰公議鬱于下則為否盤庚命衆悉至于庭無敢伏小人之攸箴周司寇掌外朝之政致萬民而詢焉士傳言庶人議皆有言責此聖王所以通天地之志也漢之有議猶為近古自高帝十二年始詔諸侯王議其後丞相列侯宗室大臣吏

二千石下及博士議郎皆得預議若賢良文學之士登進在庭與丞相御史辨難葢自始元六年始孝昭初政所問者民之疾苦教化之要可謂知所先務矣當時民之疾苦莫甚於聚斂教化之要莫急於仁義賢良唐生文學萬生之徒六十餘人對以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漢朝公卿少知治體庶乎弛苛征以瘳民瘼開義路以厚民俗而車丞相括囊持祿桑大夫放利怙權讜言私說如枘鑿之難入佩劒之相

笑雖罷榷酤以塞責而鹽鐵均輸之法未之有改千秋弘羊不足責也任是責者非霍將軍乎易之剥始於下其象曰上以厚下安宅所以救剥也弘羊剥下之蠧極矣小人剥廬誅戮及之以利爲利菑害並至大學之戒深矣賢良文學之言不行於始元而論議垂不朽誦之猶使人興起一時之屈千載之伸故曰公議與天地相終始

霍光

或問霍光輔少主不行寛大之政而務為嚴刑其不學之蔽歟曰寛則得衆嚴刑非所以為治也武帝之罔甞密矣而姦宄不勝守成之君方在冲孺當廸之以仁厚不宜導之以刑罰燕葢上官之誅有風霆而無雨露一桀遷之逋竄匿者以赦除罪而廷尉少府左馮翊皆坐重法杜延年奏記謂閒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詆則持刑之嚴可見矣伊尹誥太甲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周公戒成王曰其勿誤于庶獄光居伊周之任不以伊周

之心為心何以養君德壽國脈乎昌邑之廢誅其羣臣二百餘人光之忮心若此所以殄厥世也且光擢用安世延年抑以張湯杜周之子歟二人寛和能葢厥父之愆張杜有後霍氏滅焉寛嚴之報時乃天道可不謹哉

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太將軍光擅廢立

或問呂成公謂大哉延年之奏也夷齊之後一人而已然則霍光非歟曰君臣之典叙於天萬世不可易也伊尹放太甲而孟子謂有伊尹之志則可霍光廢昌邑君

子亦曰有霍光之志則可無伊霍之志則凡置君不如奕棋者肆其罔極君臣之大倫斁矣光以大臣黜昏立明公於天下非私意也忠於社稷無篡志也延年猶言其罪而朝廷加肅大將軍之威屈於一御史立萬世名義之大閑亦夷齊扣馬之心焉權臣反易天常若魏司馬師廢齊王吳孫綝廢會稽王蓋以光為口實而范粲桓彝守死無二正君臣之分以明春秋之法亂臣賊子庶有懼乎以此坊民王彪之於海西之廢乃取霍光傳定

禮儀以黨賊温聞綮㬎之風亦少愧哉沙隨程氏曰延年女羅紨為昌邑王賀妻生子女持轡漢人風俗之厚故不以為嫌然此不足以疵延年也延年之弟彭祖學春秋延年為古人之所難其講聞聖經之義歟

蔡義為丞相

或曰宰相任天下之重必選天下之望自大將軍光持國柄丞相充位田千秋謹厚自守猶曰武帝所命也繼以王訢録録無聞若楊敞蔡義皆給事大將軍幕府者

相乎相乎媮合苟容而已乎曰漢相之輕久矣權在近臣則公孫弘受其詰難權在九卿則石慶無所聞決若公孫賀涕泣不受印綬全身免戾者鮮矣鼎足之折良腓之隨何有乎經綸之業霍氏之盛太阿在手百官事其奴隷視丞相亡如也論相人主之職而為大將軍之私臣訢敞義之徒如脂如韋如河中木汎汎東西徒曰易制云爾其後宦者弄權則如玄成如衡外戚擅國則如禹如光竊相之名備員尸禄紀綱之壞威福之移曰

非我責也漢以是亂亡迨及東都鄙夫患失師師非度鄧彪之附竇胡廣之媚梁捧土揭木寘諸百官之上不恥也其失在將相之權分噫三代政出於一而將即相之任兩漢政出於二而相為將之役以霍光之忠猶不免於專亦可歎夫

宣帝

大將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

或曰光之歸政其有明農之志歟帝之謙讓其有公無

困我之誠歟曰泰之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此大臣事君之法也霍光克果斷而無含容遺遐遠而昵朋比非決於退者也廢賀立宣可謂馮河之勇吏民當見露索挾持蕭望之不從遂棄不用包荒之量安在儒生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其能不遐遺乎子及兄孫為中郎將領胡越兵兩壻為東西宮衛尉兵柄萃於一家謂之朋亡可乎光果欲歸政鑒𧹞侯之覆轍追子房之高風避權遠勢翩然引去子孫姻戚悉解宿衛庶可

免於陰盛亢陽之疑而光不能也帝自在民間聞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今也謙讓不受以優禮之諸事關白以尊崇之帝心疑忌益甚矣吝權以養威邪謀以速禍此光所以墜厥宗也然帝亦有過焉鄭莊長叔段之惡祭仲言之不聽公子呂子封言之不聽帝亦縱霍氏之驕張敞言之不納徐福言之不納非愛之也梅子真云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嘗謂光為不智宣帝為不仁

夏侯勝曰武帝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

或問廟樂之制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祖一而已始受命也宗無豫數待有德也漢高帝為太祖若周之后稷孝文為太宗若周之文王孝宣又尊孝武為世宗若周之武王其樂舞則高廟曰武德孝文廟曰昭德孝武廟曰盛德此其制也然則夏侯勝何以謂武帝無德澤於民曰宗必有德武帝却戎狄闢疆宇而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故曰無德澤也漢法雖嚴而昌言讜論之臣凛凛

不可奪勝可謂直矣自唐而後繼體之君未有不稱宗不以德也增七廟為九廟而親盡迭毁之禮廢諸儒之議豈有如勝者乎前輩謂宣帝時有大議論三嚴延年以不道劾大將軍夏侯勝言武帝不宜立廟樂有司謚故太子曰戾皆後世所不能及我思古人誰其嗣之

魏相因許廣漢奏封事

或問相魏相陳春秋世卿之戒欲損奪霍氏之權其識遠矣乃因許伯奏封事何歟曰在易之姤一陰始生五龍

天矯於上而不能制羸豕蹢躅之孚聖人是以有繫于金柅之戒魏相學易者也柄臣之蘖未除外戚之萌將長正學以言何患不從昔商鞅因景監而趙良寒心以相之賢而詭遇求獲其能引君當道乎既因許伯奏封事復因之白去副封及上書諫擊匈奴又曰願與平昌樂昌平恩侯詳議急於行其言而不由其道遇主于巷而明夷入于左腹異日之憂方大也漢之禍成於外戚誰生厲階非相之責歟孔子濟時之志切矣謂媚竈獲

罪於天枉尺直尋不可為蓋進以正可以正邦若相之所行可謂正乎宣帝號為樞機周密而威福之柄潛移於外戚許伯白使弟舜監訓太子家帝聞疏廣之對而相謝以非臣等所能及則相不敢違許伯矣黄霸為相薦史高可太尉詔責以越職則霸亦欲附史高矣戚黨重而相權輕履霜於宣堅氷於成非一朝一夕之故魏相不能救其源劉向梅福猶欲遏其流何異一簣之障江河哉

五日一聽事

或曰五日一聽事昉於此歟曰周官師氏注云王日視朝於路門外之位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一日二日萬幾不可斯須怠也古者昧爽丕顯坐以待旦蟲飛而會盈日出而視朝朝退而路寢聽政日中而考政夕而糾虔天刑日入而絜奉粢盛不敢一息自暇自逸五日一見公卿其不曠天工違時幾乎此漢制之不如古也自武帝游宴後庭諸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迨

宣帝時中書令僕弘恭石顯始用事公卿之進見益疎奄寺之委任益親自是賢臣遠而近習熾傳曰一日不朝其間容刀蕭周困於弘石豈非宣帝開基之失歟厲精為治若可喜也昏椓靡共君子懼焉戚宦締黨以陷正人厥後宦官退而外戚專漢之亡也忽焉泰之九三有艱貞之戒魏相言易陰陽亦知平陂往復之機乎是故以日視朝親君子之時多親近習之時少世道可常泰也

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

或曰吏治必久而後成歟曰文中子見牧守屢易謂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三代之興邦家有杜稷焉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葢自秦罷侯置守漢興郡國參錯曹參相齊九年田叔守漢中十餘年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武帝時司隷部刺史察劾漸苛然汲黯治淮陽猶

十歲宣帝懲數易之弊張敞為京兆九歲黄霸為頴川
八年龔遂為渤海數年王成以異等賜爵增秩朱邑以
治行入為列卿蕭望之自平原為少府復試三輔趙廣
漢於京兆尹翁歸於扶風韓延壽以馮翊滿歲然後為真
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有尊重難危之勢
無威權素奪之憂循吏傳六人其四人在宣帝之世斯
久任之效也不寧唯是魏相為丞相九年丙吉為御史
大夫八年任三公如此其久杜延年為太僕十五年于

定國為廷尉十七年任九卿如此其久是以綜核名實考試功能皆得以盡其才稱其職刺郡國守相豈有單辭轉易送迎煩費者哉子産為政三年而民誦子路冉有比及三年可使有勇足民速成不若美成治道無以易此

置廷尉平

或曰路温舒傳宣帝初即位上書言尚德緩刑通鑑載於地節三年何歟曰温舒之書曰初登至尊盖在即位

之初刑法志云宣帝即位温舒上疏上深愍焉迺下詔置廷平帝紀地節三年初置廷尉平故通鑑載温舒上書於是年也或曰志云於是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黄霸等以為廷平攷之百官表于定國地節元年為廷尉非置廷平之年也黄霸傳云宣帝即位聞霸持法平名以為廷尉正通鑑載於本始元年皆與志異何歟曰定國為廷尉已三年霸為正不為平此志之誤也曰志云孝武禁罔寖密宣帝自在閭閻知其若此黄霸

傳云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幼霍光秉政上官桀等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繇是俗吏上嚴酷以為能宣帝在民間知百姓苦吏急然則秦有十失其一尚存非獨武帝之過亦霍光之過歟曰政有因有革武帝用法之深霍光因而不革繩下益峻不可謂知時務之要宣帝好觀申子君臣篇所用多丈法吏忠厚之澤斬焉志謂獄刑為平矣號云者名然而實不然霍光不務德教而務刑罰既失於前重以魏相之嚴

毅趙廣漢之誅相實為之能稱上意不能正君心大臣輔德之責未盡乃取文王之罔攸兼者而躬聽之此鄭昌所謂理其末也以刑名繩下以法律為詩書帝之治體可見精神雖強元氣已索不待優游不斷之主而漢業之衰已兆矣然則正其本當何如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寛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是謂能省刑本鄭昌乃以删定律令為先抑末矣

減天下鹽賈

或曰鹽貫之貴其始於東郭孔桑歟曰管子海王之篇計口賦鹽渠展之煑得成金萬斤景公設祈望之守燕有遼東之煑非始於漢也漢膠東魯國食鹽取給鄰郡猶未竭利盡取也東南負海之郡唯會稽之海鹽置官猶有遺利在民也至是減其貫以便民食其後平當言渤海池鹽且勿禁以救民急猶以卹民為先不顓於裕國也漢之鹽貫史筞不書唐天寶至德間每斗十錢乾元元年第五琦加百錢貞元四年江淮斗增二百為錢

三百一十後復增六十河中兩池斗為錢三百七十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有以穀數斗易鹽一升順宗減江淮鹽價斗二百五十河中兩池斗錢三百然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其法視漢益密矣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周官鹽人所掌共祭祀賓客膳羞而已無與於民食也漢文之弛山澤不得見地節之詔其有仁民之心乎

宋疇議鳳皇貶

或曰元康元年之詔始言嘉瑞帝之驕色見矣宋疇議

鳳皇未至京師不足美其至也可以為美歟曰自疇之
貶箴諫塞而諛悅勝爭言祥瑞以中其欲鳳皇下郡國
凡五十餘所集京師者二集長樂宫東闕者一非果有
德以致之也帝號為核名實黄霸議以鶡雀為神雀無
異野鳥之為鸞上之所好欺偽從之頴川之鳳蓋可知
矣樂緯云五鳳皆五色為瑞者一為孽者四章帝末鳳
皇百四十九見何敝以為羽孽然則耀異物以文太平
直臣之所懼何足美哉動色於小康怫耳於忠孝儆戒

無虞寅畏自度之言蔑聞也遣諫大夫王褒求金馬碧雞之神此豈諫臣之職乎蕭望之奏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亦坐左遷是以灾異為諱也奏水旱風雨之變一魏相而止耳夫瑞不于物于其人蓋寬饒不容二疏王吉引去鴻鵠高翔遠罻羅於九霄之表鳳兮鳳兮其肯覽德輝而下來乎

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

或曰趙充國謂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置屬國以處

降羌一時之利後世之害段熲曰先零作寇充國徙令居内始服終叛至今為梗西羌之患橫流於東漢至晉而滔天矣充國徙羌其可為後法乎曰以地理志攷之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始置令蘭會湟鄯河州積石軍之地自武帝西逐諸羌渡河湟築令居塞置護羌校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神爵二年金城置破羌允街二縣葢處降羌之地羌在湟河之南而漢地在湟河之北謂之屬國存其國號而屬漢朝置都尉以主降者然羌

之為患非自屬國始也自王莽末西羌寇邉人居塞外金城屬縣多為虜有建武中隴西太守馬援破先零降之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永平中竇固馬武擊滇吾降之徙置三輔時建都河洛關中空虚於是羌虜始熾陸梁凉雍蹂躪涇隴來如風雨去如絶弦段熲奮熊羆之勇殄殲無遺育寇難畧定漢祚亦衰西晉之亂姚氏以羌種居扶風遂以虜羯並據中華其失自東漢徙於三輔始或以充國遷先零内地為非又謂得之於屯田失

之於屬國不知金城非內地也不得不為充國辯

蓋寛饒奏封事

或曰寛饒之直似汲黯孝武容黯而孝宣不容寛饒何歟曰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故忠諫之士不難於萬乘之君而難於帷闥之臣劉陶死於漢孟昭圖死於唐皆庸闇之主也孝宣之英明而仇直言戮正士無異於庸闇寛饒之忤孝宣也忤恭顯也二豎以明習法令典樞機駸駸竊福威之柄寛饒

刑餘周名法律詩書之語切中膏肓二豎所深忌執金吾之議朋姦迷國者也寬饒既不免而殺蕭望之張猛京房之兆已形矣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二疏王吉見幾而作懼昏椓之禍也數求哲人以輔後嗣昭令德以示子孫孝宣學穀梁春秋而違不近刑人之戒自謂雜霸道而齊桓寵寺人貂之失躬自蹈之豈所以垂裕後昆乎戰國之

維之說謂便辟左右得之於內則大臣為之

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內

刑餘之在斯訣 日月之光者歟太玄曰月闕其
摶不如開訣 曰明始退也孝宣之治如既望之
月其明訣 猶在相位而無正君之學惜哉
丙吉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上稱吉為知人
或曰丙吉薦延年定國可謂知人矣萬年賂遺外戚許
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侯史高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
問疾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乃歸然則
吉悅萬年之佞而薦之焉得為知人曰孔子云遠佞人

甚矣佞人之難遠也魏勃之埽門而曹參賢之張湯之
造請不避寒暑而公孫弘稱之躁競者入青雲恬靖者
委泥塗風俗日壞世道益以汙濁故佞人之惑與鄭聲
同非剛明之賢孰能遠之蓋司隷無許史之屬則擢大
戮陳萬年有許史之援則列三公孝宣之政大畧可睹
丙吉號為賢相猶愛巧媚而樂趨附若蕭望之以禮節
倨慢之憾不能如祁奚之稱解狐也吉尚得為知人乎
哉唐張九齡亦名相也喜蕭誠之軟美而憚嚴挺之之

若勁況不如九齡者乎堯舜畏巧言難任人周公戒成王勿以憸人懼其易溺也陳萬年諂丙吉而竊高位垂没又以教其子是佞人之根滋蔓無窮末流波蕩為孔光之諂董賢王莽而漢鼎遂移故曰佞人殆

匈奴款塞請朝

或曰荀悦謂蕭望之之議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然則丞相御史之議是歟曰春秋公會戎于潛胡文定公傳曰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内中國外四夷者王道

之用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繒之奉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侯位侯王之上其禮不可行也以羌胡而居塞内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荀悅之論合乎春秋矣或曰甘露三年呼韓邪來朝龍駕帝服鳴鍾傳鼓於清渭之上南面而朝單于朔易無復匹馬之蹤漢之極盛也時王政君已在太子家是歲成帝生漢之亡始於此其消息盈虛之運歟曰否之九五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大傳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

忘亂故盛之極衰之萌也儆戒無虞聖人謹焉齊桓公
十年始霸會諸侯于鄄十四年陳完自陳來奔篡齊者
已在齊矣渭橋之謁人皆以為漢喜甲館畫堂實兆新
都可不懼哉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
患者國恒亡晉范文子欲釋楚以為外懼蕭魚之會魏
絳有居安思危之規漢廷無直言骨鯁之臣玩其所喜
忽其所懼漢之憂不在匈奴而在宫闈不知苞桑之戒
故也大過受之以坎既濟終於未濟作易者其知幾乎

元帝

貢禹為諫大夫

或曰文帝以節儉而昌元帝以節儉而衰儉不足為歟曰君道有要辨君子小人而已甚矣元帝之似唐文宗也劉蕡對策曰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日困者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蕡之言所以規文宗也元帝所以失操柄者史高秉政於外恭顯

竊權於中戚宦締從讒邪用事此宣帝受任之失國柄不歸於忠賢元帝不知君子小人之辨善善不能保而君子之道消惡惡不能去而小人之道長細行之修飾庶事之紛更何取焉君德剛則明柔則闇史謂元帝優游不斷劉更生亦云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所謂不斷者史高恭顯如山之難拔也殺望之猛黠堪更生何其果斷也當斷不斷不當斷而斷同歸於亂無剛明之資有柔闇之累焉往而不悖哉司馬公譏貢禹不能責

難補短禹也患失之鄙夫也石顯既殺望之恐學士姍已乃致意於禹深自結納自九卿至御史大夫顯之薦也主孱璪爲無義無命使刑臣禮於士滅堅羞之禹比之匪人名節掃地饕榮一時遺臭千載尚何望其責難哉 缺

文言李鄘恥爲承璀薦引視貢禹猶糞土也

上初即位不省名致廷尉爲下獄

或曰文帝即位明習國家事朝而問丞相一歲決獄幾

何元帝乃不省名致廷尉為下獄何其闇歟曰古之教太子必講明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體用一貫本末一理始於格物致知非尋章摘句而已漢世輔翼亡具智囊為家令所親非端士傅望延賓客所習非正道元帝之傅可稱者疏廣受蕭望之三人十二通論語孝經又七年授論語禮服非不好儒也而君道政體未之講也柔仁之性發強不足善忘之疾神采益昏王褒等之虞侍朝夕讀誦奇文未嘗積思經訓也喜甘泉洞

簫頌不過琱篆小技未嘗屬耳規諫也宣帝家庭訓告謂俗儒不達時宜未嘗選真儒以開導其未至也一旦嗣服忠良憸邪雜糅混淆寘然莫知所寄閹寺弄權玩之掌股周公戒成王曰其勿誤于庶獄矧大臣之受辱其可誤哉然豈獨元帝之過㫄求俊彥啟迪後人此非宣帝之責乎望之堪更生同心輔政恭顯誣為朋黨繫之免之視如草芥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自古小人之害君子未聞加以朋黨之名也為此說自恭顯始善

類盡去人主孤立一言喪邦千載流禍自漢迄唐空其國無君子淪胥以亡朋黨之說實啟之噫非乾剛夬決孰能扶正論破姦言哉

蕭望之

或問蕭望之知元帝不可與有為而輔之不能去邪臣而受其禍其失焉在曰晉文公問胥臣欲使陽處父傅太子讙胥臣曰是在讙也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可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為春秋書晉殺其大夫

陽處父傳曰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夫陽處父之剛而使之傅太子其後言中軍易帥而襄公泄之處父所以名殘賊之禍春秋書襄公殺之失身害成君臣有責焉望之剛似處父免御史大夫為太子傅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太子名為好儒而絲竹鼓鼙之好已蕩其心未嘗聞大道至論以變其氣質柔不能強愚不能明也望之有愧於疏廣之見幾矣作其即位無能改於其德未知臧否未别忠邪而遽

白罷中書宦官謀踈機淺以蹈處父之禍帝於名致廷尉猶不省望之子伋乃上書訟前事古之人量而後入信而後諫納約自牖因其明而導之也不明者可與言哉望之既解印綬盖亦超然高舉待君之一寤也刑餘為周名自宣帝時典機樞其植根固大臣充位已久欲亟圖之難矣在易之豫以九四剛陽之臣承六五柔弱之君是為危疑之地聖人處之之道曰勿疑朋盍簪惟至誠求助而已望之使子上書非誠也同心惟堪更生

二人其助寡矣焉能有濟乎雖然望之正色立於朝不與邪臣並處庶幾古大臣之節矣

上以朝日引見丞相責以職事

或曰元帝之世政在中書宦官丞相具臣也言者以災害歸咎大臣何歟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不得其職當去其位居其位不當諉其責于定國為相九年矣脂韋苟容於史高恭顯之間師傅之死忠賢之逐無所諫正陰陽錯謬黎庶流離非大臣之責而誰責乎然而

典樞機之臣公議坌涌福威在手睊君若委裘帝不之責而獨以詔條責大臣何明於此而闇於彼乎定國受責而不知退及春霜夏寒日青無光復以詔條責而後自劾不亦晚乎蓋石顯以定國易制使之尸相位當時奄寺之勢如燎方揚惟頑頓無恥可以安居鼎軸之任不得已而去安車駟馬寵光赫奕以為具臣之勸信乎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也定國為廷尉趙蓋韓楊之死不能如張釋之守法力爭其患失有素相業不競於斯

見矣雖然咸股之隨可吝過涉之凶无咎為定國而幸
未若為蕭望之而不幸定國如石慶望之如汲黯漢相
若慶定國雖累千百無繫於治亂若黯望之皆社稷之
衛風節凛凛千載有生氣彼相何足數哉

諸葛豐　賈捐之

或曰諸葛豐數稱周堪張猛之美又上書告堪猛罪賈
捐之數短石顯又為薦顯奏稱譽其美何其無特操歟
曰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諸葛豐以之孟子曰小有才

未聞君子之大道賈捐之以之葢剛必養之以學才必持之以德豐名為特立剛直刻外屬諸章似不畏彊禦然於堪猛昔譽今毀則失其操守捐之下筆言語妙天下議棄珠厓有乃祖餘風然於石顯乍佞乍賢則没於權利矣豐之過小捐之之過大當斯時也邪正雜糅忠讒並進二臣以好惡之私亂是非之實厥罪惟鈞是故君子小人之分為君為臣皆不可以不明辨在楚則烏可鵠矣在秦則鹿可馬矣真僞未易覈也齊威之霸不

在阿即墨之斷而在毁譽者之刑惟至明而已堪猛之忠石顯之邪不待明者而後知二臣反易白黑聾瞽其君元帝心昏耳目塞退堪猛若墜之淵石顯終其身不去以忠為邪以邪為忠日中見沬明夷入于左腹未之或知也虞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舉十六相去四凶天命天討之公也元帝若能知是雖百豐掮之其能蔽乎

石顯免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

或問中書樞機之任尚書喉舌之官漢皆用宦者何以清治原通下情歟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董子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夫官名不正則萬事不得其正君心不正而能正朝廷百官者未之有也古者天子左右之臣罔匪吉士不以憸人間之閽寺統于冢宰奄之位止於上士内臣不敢撓外朝私昵不敢干公議此聖王所以紀綱正而天下定也自漢武游宴内庭始命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宣帝

時恭顯因以擅權中書在周為內史尚書在虞為納言其職至重而漢之用人至輕以閨闥埽除之隸竊弄朝綱賊害諫輔威柄旁落而不悟危亂已形而不知至元帝極矣周堪領尚書事古之常伯也乃因石顯奏事堪黙黙不去固未識行藏之誼然武宣之敝化未改太阿之倒持難收堪亦未如之何蕭望之猶不能正況堪乎自時厥後官制益紊成帝罷中書宦者置尚書更用士人東漢不任三公事歸臺閣而尚書為政本矣中書自

成帝改為中謁者令魏曰中書監令權寵翕然而政自中書出矣逮唐則中書尚書兩令並為上相原其建官之初皆漢官者為之名之不正莫甚焉元魏侍中最重而政在門下其後列為三省雖然以關雎麟趾之意行周官之法度必自正君心始

京房

或曰京房學易而不知浚恒貞凶之戒其未達易之理歟曰邵子有言夫易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

長也闢之於未然及其消也闔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闢一闔渾然無迹又曰聖人重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宦官之用事在宣帝時為一陰之垢當防而不防至元帝時為五陰之剥小人長君子消不利有攸往而京房猶欲救之房之學長於易之災變得其數而不明其理一旦欲去望之堪猛所不能去之疾其始召見也奏考功課吏法可以遏惡揚善否乎不量其君之不明而求其説之必行且石顯氣燄已成生殺在手視元帝之

庸闇如木偶在偃仰之堂如虹霓來御日月無光猶云蒙氣之不解何見之晚也元帝謂臨亂之君賢其臣本心之明未泯謂房曰已論非不知其姦也顯入左腹益深房以過涉滅頂何歟曰帝非不欲去顯也不可去也陰凝氷堅根深黨盛如穴墉之狐不可灌傅咽之瘻不可割不防之於未然至是難復正矣臣不容則失身房乃漏言於傾巧之張博而外托淮陽其能免正先之戮乎聖賢非無救時行道之心舍之則藏不遇則去在遯則小

利貞不能大正也在晉則罔孚裕无咎不求必信也房疾邪而欲大正欲相孚而不寛裕自守焉得為知易

匡衡

或曰西漢諸儒自董仲舒之後唯匡衡之言純正温雅然而持禄保位被阿諛之譏與張禹孔光無異何歟曰修辭立其誠聽其言而觀其行辭與誠一言與行一謂之君子董仲舒所以度越諸子者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也匡衡因史高之薦而登於朝觀遠臣以其所主

始進不以正緣飾經術溢于文辭不足觀已衡雖善說詩其視轅固申公之守儒猶荃茅之殊也衡之言曰治天下者審所上又曰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皆儒者之至論若别白忠邪無片言之及元帝之所失在於無斷亦不切劘箴儆以格其非傳謂畏石顯不敢失其意王尊劾以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則焉用彼相乎噫木彊之絳侯能折諸吕之難少文之王陵能守白馬之約無術學之申屠嘉能

摧抑弄臣之慢若儒者之得政自公孫弘蔡義韋賢玄成及衡禹光之徒口道先王語以媒爵位為具臣為賊儒是經自經人自人學問議論與操履判然為二物矣漢之政始自宦者出終自外戚出安得真儒而用之哉

通鑑答問卷五